

# 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我在HKUST-CSE的日子\*

一个HKUST CSE曾经的Ph.D学生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Engineering, HKUST,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KSAR

**Abstract:**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立志于出国深造或者即将出国深造的莘莘学子们。此文以作者亲身求学经历为基础，用章回体的形式详细客观地阐述了香港科大计算机系Prof. W及其夫人电子工程系Prof. P种种变态事迹，以此告诫广大莘莘学子们在选择教授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对导师各方面特别是人品要做好调查工作以便于甄别。对那些人品不好的教授要敬而远之，同时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将变态教授们列入黑名单，让他们曝光不再作恶。此文是从作者个人经历出发，难免有失客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作者坚信香港科大绝大部分教授都是很好的，因此大家不要对香港科大有任何偏见。本文只阐述客观事实，没有对变态教授的形成原因，变态者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总结判断教授是否变态的若干方法，有关这些内容，可查阅参考文献。

**Key words:** HKUST CSE, Prof. W, Prof. P, 法国学生M

**PACS:** 变态心理学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 1 第一回

我离开香港科大CSE已有一两个月，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2005年，那是我的本命之年。也许是验证了那句不甚吉利的民谣“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也许这也是我命中注定的。

正是在这一年，我从哈工大硕士毕业了，来到了香港科大Prof. W的H实验室攻读Ph.D。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想起关于Prof. W此前的种种传闻以及临行前我哈工大实验室的一位老师对我说过的一番话，我还是隐隐感到不安。但是我想：既来之，则安之。

有必要简略地介绍一下Prof. W的背景：ABC，于1992年Ph.D毕业于UC Berkeley，操一口纯正而地道的美国英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是HKUST前任校长的儿子。

过了几天，我就和Prof. W见面了。与会的还有他其它两个Ph.D：一个大陆学生，另一个是法国人M。第一次看见他，我却实吃了一惊：身为一个professor(更准确地说是associate professor)，英俊潇洒，一表人材，而且对衣着极为考究。简单的寒暄与客套过后，为了增进了解，我便问了他几个问题：

Me: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research in MSRA?

W: Not very creative.

但接着他又补充道：Even for other professors in the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here, their research are not very creative. If you can find one whose research is creative, I will resign.

Me: How do you think about Lee Kai-Fu?

W: If you go to some top conferences, nobody knows Lee Kai-Fu.

W: Lee Kai-Fu did nothing in the past 20 years.

Me: So how about Zhang Yaqing?

W这时好象已经显得有点不耐烦了，眉头一皱，反问我一句：Do you think Zhang Yaqing is famous?

Me: Of course, he is the youngest IEEE fellow in the past 100 years in the world.

W摇摇头，只说了一句：No, they just make money.

第一次见面，没想到我居然碰到了这么狂妄自大的人。

## 2 第二回

WJ是以清华某系第一名的成绩来到HKUST的CSE读Ph.D的。在上个学期他和我同时做Prof. W一门课的TA。课程快结束之时，W让WJ写一个程序以便学生的course assignment之用。WJ写完以后，W便找出程序中的N多问题，说这里不行，那里不对，完全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做。后来WJ就改了，但是W仍然不满意，这样反反复复地改了七八次。

最后一天，他实在是不知道W到底要他干什么，他就主动找到W。那天W和他说了说了一堆，还拿出一本书，说要怎么怎么做。WJ那天晚上又改了程序，交给了W(这个时候WJ都快崩溃了)，但W还是说不行。

WJ遇到我，对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如果我是他的学生，我早就逼疯了。”他还说，他感觉W每次都说得不清楚，而且每次都说得标准都不一样。“程序中的变量名都要求和W想的一样，这怎么可能！干脆让他自己写好了！”他说W这种人太难交往，他感觉W老是在他面前炫耀自己懂的东西多。

W那天晚上还拿着一本书对他说：“I'm teaching you how to write a program.” WJ对我说：“I'm teaching you, 我还不学呢!!! 对这种人小心点，上

Accepted 10 October 2014

\*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55555555)

1) E-mail: fuckyoudekai@cs.ust.hk

©2014 International Abnormal Psychology Society and the Institute of Abnormal Psychology Research of 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Psychology Research of 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IOP Publishing Ltd

了他的贼船以后搞不好连方向都难改。”

### 3 第三回

那个法国学生M是个不得不提的人。因为她在Prof. W心目中唯一的好学生。W认为M十全十美，几乎没有任何缺点。而且W还相当偏袒她，这点从以下几件小事就可见一斑。诚然，M确实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但我思索良久，却始终也找不到偏袒她的理由。但我想一个很可能的理由是：因为M是法国人，是法国公民，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人，一个外国人来咱们中国的HK理应受到礼遇——虽然我听说M并不是什么纯正的法国人，M的妈妈其实是越南人。当然，法国也好，越南也好，都是外国，受到礼遇也是理所应当的。

(1) 事情是这样的，M要训练一个大的系统，由于我们实验室的服务器空间有限，M就发信让我们把机器上的有些文件删除，有些zip一下，这样她最后得到了足够的空间(请注意：是我们删除文件以后她才有足够空间的)。此时我也要做的实验，有十几个model，训练起来也要不少空间，于是我对W说出了我的问题：我没有足够的空间训练model，但W说，这种情况他在US从来没有遇到过，学生都是自己解决。他说我没有communication，意思就是没有象M那样发信让大家想想办法，例如删除一些文件，或者zip一些。望着W，我无语了，你在US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我在哈工大也没有遇到过呀，为什么我来你这里就遇到了呢？这难道是我的问题吗？我只是在心里面怀疑W的基本逻辑思维能力了：我们删除了一些文件，M才有空间的，然后这些空间又被M作实验占用了，我就算是发信，又有什么作用???难道机器的空间能自动增大不成???

当然，W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他这样说只是借口，这其中另有隐情。H实验室的硬件资源一直不足，不怕各位笑话，我用的机器是2000年以前买的，显示器就更不用提了，连纯平都不是。更让人郁闷的是，显示器在显示时有严重的重影问题，只要看上一个小时，眼睛直冒金星，脑袋嗡嗡作响。这样的机器，在大陆估计早就进博物馆了，我无法理解，在经济和科技如此发达的香港，它们为什么还在使用？听其他的学生说，他早在2002年就一直在吵着要买新机器，一直吵到现在，但连机器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我来这里时，他就说要准备买新机器的话，后来又说了好几次，反正是一谈到空间不够的问题，他就说“新机器快来了。”

当然，我也希望他们早日到来。

新机器终于还是来了，虽然已经是2006年的5月份。

那一天我忙碌了一整天，因为我也加入了装机器的大军之中。听一位负责人说，本来有专门的装机服务的，价值HK6000，但Prof. W没有买，所以只能由系里的人以及我们实验的人帮忙来装。

机器全部装好以后，我却惊奇地发现，所谓的机器，只不过是一台有28个刀片的刀片式服务器，根本没有PC机。这将意味着我们仍然要使用那几台古董了。

我的希望也全部落空了。

(2) 记得那是一个在PolyU召开的会议，我和M各有一篇文章被录用。本来那个会议只设了一个奖，就是Best Paper Award，除此以外并没有其它的奖项。会议的presentation结束后，这个唯一的奖项发给了HKU的一个Ph.D. 这一点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证

明。哪知几天以后，Prof. W在实验室把我叫了出去，还顺手拿着一张纸。我事先并不知道这张纸上写的什么。W得意洋洋地对我说，M不错，得了个Best Presentation Award奖，要我向她学习，然后有意地把那张纸在我面前晃了晃，算是得奖的一个明证。我这时才撇见了那张纸，只有寥寥无几的几行字，开头的一行是“Best Presentation Award”，然后是获奖者姓名以及会议名称等。

看到那张获奖证明，我心里吃了一惊，又感到很气愤。吃惊的是那个会议明明只设了一个Best Paper Award奖，这个Best Presentation Award奖从何而来？但我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原来PolyU有一个Prof. G和W很熟悉，在学术上也有过合作，也经常来咱们实验室。这一点从W的publication list就可以看出端倪。开会那天G也在场。到这里答案已经很清楚了：是由于Prof. G和W的关系，给M补了一个Best Presentation Award奖！原来如此!!!

我所气愤的，不是M是否有资格得这个奖，也不是她这个奖是由于黑箱操作而得到的，是不光彩的。我所气愤的，是W在我面前炫耀M的这个奖！学生得奖是好事，庆祝一下也不妨。但是只要说几句，或都发个e-mail通知一声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单独把我叫出去，还要拿着这个奖炫耀给我看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更没有见过这种Prof！别说是这个奖了，就算是得了图灵奖，诺贝尔奖，也不应该这样呀，这样做只会令人反感！

不光如此，在此之前W把我和M作比较已经不下50次了，第次都是突出她的优点，每次都是说我的不足。

诚然，我确实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确实有很多不足。M确实也有一些优点。我承认M的英语水平比我好，得Best Presentation Award我没有任何意见（虽然她的这个奖是不光彩的）。我从小到大，获奖无数，很多都比M的这个奖档次高。我实在是搞不懂Prof. W这样做的理由，难道仅仅是想得到我的认可，让我表扬M几句？我想没有那个必要吧！

但是事情到这里好象还没有完，W见我无话可说，就抢先说了：I think M also deserves the best paper award.

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也回应了一句：At that day, there was only one award: the best paper award. I don't know there was the best presentation award.

W此时狐疑地看着我，问了我一句：What is your point?

此时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大约有半分钟。

W见没有达到目的（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便又一次转移话题打破了僵局。

W: As far as I know, the American students are excellent. They do creative research. And I think the Indian students are also good.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Japanese students made progress in their research. They are becoming better and better now.

我正在疑惑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W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Me (我的名字), my only concern is the Chinese students. I don't want them to be far behind.

W又继续说道：How many theories born in America? How many theories born in China? If you look back through the last decade, almost nothing.

说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他的真正目的，但W好象并不甘心，又继续问我：为什么中国的软件产业不如印度，几个中国人能写出Y(一个本领域很典型的系统)? 此时的我已经很气愤了，就回答：能写出这个小东东的中国人一大堆，很多中关村的程序员都可以写出比这个大几千几万倍的软件。

W感到不解，问我：Who? Could you give me a concrete example?

Me: Qiu Bojun, he designed and wrote down WPS.

W: What is WPS?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很惊讶他对中国了解的程度甚至还不如一个弱智的儿童。我理直气壮地回答：WPS is Word Processing System. This software is comparable to Microsoft Word. And this system is millions of times bigger than Y.

我心想，Microsoft Word你总该知道了吧。

沉默，长达一分钟的沉默。

看样子我已经有力地回击了W的问题，看样子他似乎已经黔驴技穷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W又继续开始发难了：In our area, who can write down Y?

我举了我以前实验室的一位牛人做为例子，他曾经写过此类系统，而且写得又快又好。我说他肯定能写出Y。W穷追不舍：How good is that system? What is the score of the system?

我说我记得不太清楚，可能不超过0.2。

他就说：Y能很容易达到0.2以上，言下之意是这个系统还是没有Y好，也就反驳了我的观点。

我问道：我做实验时用Y，发现它的分数也很低，很难超过0.15，0.2以上很难。

他说那是参数没有训练好。

我又说：为什么那次实验不让我训练参数让系统好一点?

哪知W轻描淡写，一句话带过：Becaus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我FT!

我不记得那天我和W的谈话是怎么结束的。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吃不下饭。

(3) 也许有人会问，可能那个法国人M真的很牛，别说是我了，即使连清华第一名也鞭长莫及，所以Prof. W才会这么器重。但是稍有常识的人，仔细推断一下就知道，这个假设是根本不成立的。

大家不妨想一下：清华第一名，按照常理来说，肯定是进Stanford, MIT, CMU, Harvard深造的主。而M只是HKUST的一名Ph.D. HKUST和Stanford, MIT, CMU, Harvard 的差距自不必说，大家心理都明白。HKUST的Ph.D有可能比Stanford, MIT, CMU, Harvard的Ph.D牛上很多吗? 当然，我们不能太绝对，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绝对不会高于十万分之一!!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外国人的，特别是傲慢的，自以为是的法国人。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W竟然如此地偏袒于M，就算是犯了错误时也是找出种种理由为其开脱。二是M竟然傲慢无理，自以为是到如此的地步!

有一次M做实验，用了其它一个大陆Ph.D写的code，但是发现了问题，于是M当即立断地打电话，不仅叫来了Prof. W，而且把我和那个大陆Ph.D也叫到了实验室来，M当仁不让地对那个Ph.D说：I cannot use

your code, there is a problem!

于是我们几个人只有仔细地检查那个学生写的code了，但是一次次检查之后，这个程序并没有出现M所遇到的问题，运行结果也完全正确。但把code用到M的程序中就有问题了。原因很简单：是M自己的程序调用这个code时有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出在M自己。

原因已经很清楚了，但是W好象没有任何责怪M的意思，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说，大家共同发现并解决了问题，这是好事。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共同做一个系统。我发现了结果有问题。我也很快就发现了原因，是因为M的一个很简单的预处理步骤做错了。我立即向W以及M说明了问题。哪知道W并不是让M马上改正她的错误，而是把我们全部都叫到了实验室。W先让我把我做的每一步详细地说给他听，又让我仔细地check。对另一个Ph.D也是如此。不过很遗憾，我们都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到最后才检查出来，其实问题就是我所发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只用5分钟就发现了。但是W却让我们重新用了整整5个小时!!!

那是一个很简单的预处理步骤，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理由出错。但是偏偏就错在这个自以为是的法国人M身上。我更加搞不懂，我已经发现问题并且很清楚地指出了原因，W为什么又让我们重新check一篇? 难道是他无法相信他的学生M会出错?

## 4 第四回

Prof. W的夫人Prof. P (在EE任教，同时也在H实验室)，也就是HKUST前任校长的儿媳妇，也是个不得不提的人。这不仅仅因为她美丽漂亮的外表，更因为她以前的种种事迹以及她那飞扬跋扈，咄咄逼人的性格。

Prof. W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还刻意地留了长头发，还有胡子，显得更有男人的魅力。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他去当明星，在娱乐圈发展，可能比吴彦祖，郭富城甚至刘德华都有发展前途。

Prof. P美丽漂亮。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被人誉为“金童玉女”。

当然，P有飞扬跋扈，咄咄逼人的资本。曾在日本，法国，美国等外国混了好长时间，而且是Columbia University的Ph.D (Lee Kai-Fu是这个学校的硕士)；会上海话，国语，广东话，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等多国语言；她是H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而且还是某跨国公司CEO。这一点我曾经考证过，她确实开过一个叫Weniwen的公司，至于叫“跨国”的原因，是有国外的人员来做过，所以叫跨国。从别的学生嘴里了解到，她一直自封为语音处理领域创始人之一。我们从语音处理理论创立的时间以及她的年龄来推断，她确实应该被称为“超人”，或者用一个更时髦的词，更准确的说是“超女”——一个在娘胎里，甚至在混沌状态便可以著书立学，创立理论的女人。

## 5 第五回

我在HKUST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结识过不少朋友。有些朋友也曾经关心地问我跟哪一个老师或者在哪个实验室。当他们知道答案后，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了迷惑不解，读出了不可思议，读出了愕然。

这种复杂的感觉，绝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表达的。

一些高年级的研究生对我说，W从92年到现在一共招过五六个Ph.D，但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人毕业。最惨的一个来自清华的Ph.D到他手下读了六年半也没有毕业。另外一个大陆Ph.D学生S，research做得相当不错，在两年的时间里发了两三篇顶级会议的论文，但不知何种原因，W只给他一半的奖学金。这个学生S我是见过的，最后S离开了H实验室。W到目前为止毕业的最后一个MPhil，居然用了4.5-5年的时间——仅仅只是为了拿一个MPhil!!!

还有人说，H实验室从92年创立之初一直到现在，一共只毕业了一个Ph.D。在过去的10年里，走掉了70%甚至80%的学生（包括MPhil和Ph.D）。我所知道的一个很牛的大陆Ph.D，读了两年也离开了H，虽然没有拿到学位，仍然直接进了微软Redmond总部！我很惊叹有如此之高的学生流失率。P以前甚至不太把人当人，让人通宵达旦地工作，但即便如此，学生的工作仍然不能令她满意。一次她当着她一个学生的面，在公共场合辱骂学生，开口第一句话居然是：

.....

.....

.....

Fuck!!!

我很震惊，如此粗俗的用语，居然出自一个女人之口，居然出自一个professor和一个学生之间！！

接着就有流言，说W在2000年到2002年曾经开公司（iSilk.com），并非非法动用了香港RGC的研究经费用于公司运作，此事被香港政府发现，并严厉惩罚了W（据说是从2002到2007年的五年内不准再申请RGC的研究经费，并且无薪从事义务教育两年），此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我们系里02和03年的研究生大都知道这件事...

我不禁想起我哈工大实验室的一位老师对我说过的一番话。想起W的目中无人，狂妄自大，从不听从学生的意见，不把学生，特别是大陆学生放在眼里；想起他在凌晨3点或是4点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实验室；想起我来这里才一年多，就已经熬了七八个通宵，其中还有连续工作3个通宵的情况...老实说，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我宁愿相信他们说的都是假的，我宁愿相信流言仅仅是流言。但是残酷的现实又摆在我的面前。每当看到学生的离去，每当想起这些，我不得不相信流言的正确性了。

一天，我偶然在一个有香港电子版杂志的网站上搜出了几条消息，现刊登如下：

### sun时事太阳报2000-09-16

陈志炜指W失学者风度

【太阳讯】科大校长WJW在一盒秘密录制的对话中，指摘学术界有人捏造事端，对象竟是香港高等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副主席陈志炜。WJW事后解释，有此说是因为陈志炜对他聘请儿子媳妇任榭同校的评论，是「造谣生事」。另一边厢，陈志炜闻言后，反指摘WJW身为大学校长，对于一些「陈年旧事」如此耿耿于怀，有失学者应有之风度。

曾指WJW用人唯亲

WJW在与郑景鸿会面时说现时有些传媒造谣生事，包括学术界中人如陈志炜都捏造事端。记者追问WJW有关言论时，他直接承认有此事，并道：「我听过传媒话，陈志炜批评我个仔在科大六年就有得升，升职太快，但事实是科大平均晋升年期为五点七年，

他那么清楚我们科大，可以帮我们解释畅？，呢件事炒完又炒」。当事人陈志炜昨晚回应有关指摘时表示：「我根本唔识佢（WJW）个仔，点爆料，我只系评论请自己个仔同媳妇，难免给人『瓜田李下』的感觉，个仔有料可以避开科大，来港大都得藤。不过，我睇过佢（W）的homepage，资历能否胜任港大的assistant professor都成疑问。」陈志炜称WJW用人唯亲，任谁都会有瓜田李下的感觉。他又表示，自己当时是因应传媒查询而作出有关评论，而事实上W无论于升职以至拨款经费，俱比其他同事快，更令WJW难脱用人唯亲的嫌疑。陈志炜认为，作为校长应经得起批评，年前的事现时仍提起，显示他是个无法容忍批评，只愿接受讚扬的人。至于郑景鸿事件，陈志炜认为郑有自己的直属上司，作为校长不应直接过问有关事件，虽然今次事件与锤庭耀不同，但WJW重犯郑耀宗的过错十分不智：「凡系校长直接插手都会变『大剂』，郑校长系咁，WJW又系咁。」

文章编号：200009160340120

### 要闻A02 苹果日报2000-04-28

WJW功过簿

工商管理学院全部商业及会计课程获得国际管理教育协会学术认可，成为亚洲首获这种认可的学院。

九八至九九年度获得研究资助局「角逐研究用途补助计划」的7,660万元经费，申请成功率和人均经费都远超本港其他大专院校。

去年科大获得七个新的国际专利权，包括一分钟心肌梗塞测试及基因种植防虫蔬菜等。

弃用公开比赛中冠军作品，令大学校舍建造费用超支十二亿元，遭核数署炮轰，科大被人讥为「劳斯莱斯」级学府。

校董会动用政府拨款以外的经费来源，包括私人捐款等，补贴WJW九八年续约后的薪酬，每月额外多三万多元。

动用二千万捐款加建一个全天候暖水泳池。

校董会主席锤士元卸任后，获校方推荐出任科大新增设的副校监一职，被指「投桃报李」。

儿子W六年内由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媳妇P则在不足半年内由助理讲师升任至助理教授，被指任人惟亲。

文章编号：200004280060009

### 要闻A02 苹果日报2002-10-07

是非人物W夫妇一味吹嘘业绩

W与P二〇〇〇年创业时表现得雄心壮志，两次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都勾划出一片光明前景。二〇〇〇年八月，P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说，Weniwen专攻多种语言口语辨识科技，能处理不同语言，协助公司寻找不同地区顾客，又指该种科技能套用于手提电话、个人电脑以至其他的个人电子仪器上。她还自夸投资者对Weniwen的科技很受落。

科大升职受非议

二〇〇一年三月，P与W两夫妇又接受《网络世界》访问，二人当时表示Weniwen正与手提电话生产商爱立信及拥有电讯网络公司的和黄接触，又说该公司已

经吸引了来自亚洲及矽谷的投资者，包括美国B2B公司Commerce One。不过，Weniwen今年九月已宣告破产，公司只维持了两年零八个月。

W与P都曾经因为人事擢升问题成为话柄。W在九二年入科大任助理教授，至九九年即擢升为副教授；P则在九七年的半年间，由科大助理讲师转任助理教授。本报记者

文章编号：200210070060007

## 要闻A02 苹果日报2002-10-07

特权分子科大贴200万救WJW儿媳破产前注资兼贷款疑特别关照自己友

【本报讯】由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WJW儿子W与媳P开办的创新科技公司Weniwen在上月初倒闭，拖欠员工薪酬及科技大学的债项共四百二十万元。消息指出，科大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今年初明知Weniwen财政不稳，但仍两度批出二百万注资及无抵押贷款给该公司，令人质疑科大高层是否特别照顾创校校长的家属。记者：蔡元贵、谭晖、卢文烈W夫妇开设的Weniwen是一间开发语言辨识技术的公司，科大发展与公共事务处表示，Weniwen在二〇〇〇年初加入「科大创业辅助计划」，并于科大新翼的创业中心设办公室，科大占有Weniwen约百分二股份。今年九月，Weniwen申请破产获准，劳工处同月接获Weniwen员工求助，追讨欠款。

夫妇仍在科大任教

「科大创业辅助计划」由科大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管理，而「科大研发公司」为香港科技大学全资拥有，董事局人员一半来自科大，一半来自商界。参与计划的公司须为高科技创业公司，在香港注册及成立不足三年，申请人须为教职员、学生或校友。Weniwen由科大创校校长WJW儿子W，及媳P创立，二人现时分别在科大计算机科学系及电机及电子工程系任教。知情人士指出，Weniwen的运作在本年初开始出现问题，公司陷入经济困境，科大先于今年三月向该公司注资一百万元，四月再以无抵押形式借出一百万元，以应付员工四、五月份薪金，但公司最终仍倒闭。

科大：拨款属机密

知情人士质疑，为何科大在Weniwen经营出现问题时，仍冒险注资及贷款？批出巨款是否与前校长WJW有关？WJW媳P以电邮回覆本报查询时表示，由于Weniwen已破产，所有关于该公司的问题应由清盘人作答；拨款问题则应问科大研发公司，但她强调：「科大研发公司支援Weniwen的过程中，绝对没有人事关系因素。」科大研发公司总裁Tony Eastham接受查询时只强调，批出拨款是因为「当时认为这是正确的商业决定。」但具体安排则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披露。身兼科大副校长的科大研发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垂宙声言：「科大研发公司早前在Weniwen的投资，是经过董事局的完整评核审批程序的，董事局的决定完全基于申请个案本身的条件。」

欠薪欠债共420万

清盘人得其利会计师事务所代表Rupert Purser表示，Weniwen于九月九日宣布破产，原因是无法觅得资源以维持未来营运。Weniwen欠债四百二十万元，当中二百三十万元为无抵押借债；一百九十万为优先偿还债务，主要是欠薪。Weniwen债权人多达五十人，包

括二十二名雇员，清盘人已联络劳工处，替员工申请破产欠薪基金，但债权人百分百讨回欠债的机会很微。立法会议员兼科大校董单仲偕对事件表示关注，他认为科大研发公司在投资上可能有得有失，他最关心的并非金钱上损益的问题，而是在整个拨款过程当中，有关方面是否在公平原则下处理？有没有人享有特权？

文章编号：200210070060004

## SUN 时事太阳报2001-04-06

任人唯亲不避嫌继儿媳入科大再掀风波 网揭WJW妻坐镇校长室

【文慧妮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校长WJW因聘请儿媳在同校任教，曾被人批评用人唯亲。儿媳风波虽告平息，但近日有教职员发现，其太太Yvonne Woo在科大校长办公室也占有一个职位，再次掀起校园新风波。

辩称资料出错

科大发言人承认，这个网页的资料是错误的，经了解后，因为Yvonne Woo身为校长太太，校方特别给予她一个附属科大的电邮地址，故在搜寻系统内也发现她的名字，而网页列出她是校长办公室的职员是不确的，科大网页即时撤销WJW太太的资料，包括她的电邮地址也一并取消，免致再掀起校园风波。将于七月卸任科大校长的WJW，曾被揭发在一九九二年聘请其子W，出任科大助理电脑系助理教授，未几获提升为副教授。一九九七年，W的太太P，又在科大的电子及计算机工程系获得助理讲师一职，不足半年被提升为助理教授。WJW儿媳升职的事件引起教职员非议，认为他们关系密切，升职机会较其他教职员多。事件扰攘一番后终告平息。近日，再有科大教职员发现，WJW不仅聘用儿媳在科大教学，连他的妻子Yvonne Woo也在科大校长办公室内任职。

网上列明是科大职员

科大网页是协助上网这搜寻每位科大教职员资料，只要输入名字便能在系统中找到有关人士的职位、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记者在系统中，发现WJW太太Yvonne Woo资料，发现她竟是科大的职员，拥有科大个人电邮地址，并列出她是校长办公室（Office of President）的职员（Staff），但没有办公室电话及个人网页。记者致电科大校长办公室，欲与WJW太太联络，办公室的职员却感到愕然。职员友善地回应，WJW太太并不是在校内上班，若要致电找她，可以致电校长宿舍。

文章编号：200104060340144

赫然醒目的标题，清楚的日期，还有详细的文章编号，他们是否是那些流言的明证？

## 6 第六回

姑且勿论其它的方面，单就作为一个professor来讲，我不知道Prof. W的学术水平，真如上面第一则消息所说：“资历能否胜任港大的assistant professor都成疑问”，这一点我也无从考证。但我却知道一个事实，那是关于本领域的一个比较牛的会议X。

W和他那个心目中无与伦比的M合写了一篇“很牛的”paper投了一个比较牛的会议X，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这篇paper被无情的拒掉了一因为



费的钱一下来，马上就给你报！

然后……

就没有了然后！

南大学生也没什么法子，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呀！

没想到堂堂香港年薪100多万的Prof, 居然骗一个学生区区6000多块钱！要不是我同学亲口告诉我的，又有谁能相信呢？

无独有偶，我那同学也“有幸”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Prof. P想做一个语音方面的实验，关于会议报告的音频语料，但没有现成的数据集。那时国内刚好要开一个相关的会议，在清华召开。于是他命令我同学去现场录音。当然人家不会让你白录，除了和会议主办方协商好以外，对于同意录音的宣讲人，录音后每人可以得到100块人民币。这些钱，再加上香港到北京往返的机票住宿的钱，不用说当然是我同学先垫付的，一共10000多。Prof. P事先也曾信誓旦旦地保证报销。

然后的事情，和她老公Prof. Wu如出一辙，无非是让他再等等，什么科研经费没下来，没钱呀之类的。总之能拖就尽量拖！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至少2年了，最后不了了之！可怜我那同学，自掏腰包10000多，事后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语料，居然出现在LDC (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语料库名单中，叫什么HKUST Lecture Speech Data (名字可能有出入，但肯定含有HKUST)，被当作数据商品出售，相信大家一定能找到。按理说这个语料是HKUST花钱做出来的，至于为何从HKUST到了LDC，又为何在LDC被当做数据商品出售，恐怕只有Prof. P本人才知道里面的来龙去脉了。

不仅如此，Prof. P还以种种理由，拖欠我同学两个月的studentship，共2万多。虽然没有工资，但不是说什么活都不用干。恰恰相反，不给学生发工资，Prof. P剥削压榨学生更是变本加厉！我就不明白了，她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理直气壮呢？

看来夫妻俩一个德性。果然是夫唱妇随呀！

Prof. Wu也让我买过硬盘，开始的时候也是各种借口不给我钱，其实就一千多，拖了有半年多，我也不好意思去要，是我老板呢。后来我换了老板，就找他要，这下倒是很快给我了。

那个去微软的学生在prof. P下面干活，也修了Prof. Wu的一门课，这下好戏出来了，Prof. Wu一定要那个学生花好多好好地做course project才能过这门课，Prof. P又急着让他写论文评tenure，两公婆就在实验室外面吵架，吵架完了Prof. P就回来把那个学生骂个狗血喷头，这样折腾了有五六回，最后学生受不了了就炒了她的鱿鱼。

鱼。

恩，据我同学说，W向其学生吹起来简直是滔滔不绝，天花乱坠，但一旦被学生问起具体学术方面的问题，则一再推诿，或者干脆说：As a research student, this is your own job! This is why you are here. You should solve this problem by yourself instead of asking me!

我日他妈！我们要什么都会，干脆自学成才算了，要supervisor做什么！

一个Prof没有学术可以炫耀，整天跟我们吹他小学的时候跳级的事。。。

我当年换老板也是很麻烦，别的老师都会问一下他的意见，他总说我很差，coding也不好，英语也不好，比Berkeli的学生差多了，又想爆粗口了。

老板迟换不如早换，当年跟我一批进去那个南大的没有换老板，六年半以后黯然离开科大，我换了老板3年就毕业了。

至于他说前前校长的公子这个倒是不用担心，系里别的老师都不理他，都知道他的德行。

比Berkeli的学生差多了……

再差能有多差？Berkeley还不是出了象W这种臭狗屎？

看到英语不好，coding不好，我笑了，W说大陆学生一贯的伎俩，而且一直正确，可是他嘴里的英语不好的人，在美国也工作生活的不错。。。

M的胸大么？比肉包子稍微大点吧。

这对教兽学术之拙劣,令人作呕;人品之低下，让人惊讶！

这两个是人渣中的人渣！！！

老婆是谁？

这个人老婆中文叫冯雁，英文叫Pascale Fung，极其恶心变态的一个女人！！！

### References

- 1 一个HKUST CSE曾经的Ph.D学生。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我在HKUST-CSE的日子(完全版)。http://bbs.gter.net/thread-844748-1-1.html
- 2 rigid (苏堤春晓)。不单为了纪念逝去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94980501000b1w.html
- 3 匿名。NUS变态老板。http://studyabroad.tigtag.com/experience/28055.shtml, http://studyabroad.tigtag.com/experience/28056.shtml
- 4 匿名。细说变态老板。http://bbs.gter.net/thread-1058912-1-1.html
- 5 匿名。浅析北美中国老板中的变态者。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7373-373230.html